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平仲文集卷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王　翰

蘇平仲文集卷十四

明 蘇伯衡 撰

誌壙

桂府君墓誌銘

桂府君仲晦甫以洪武七年四月十六日客死南京其子緝函骨還諸暨卜以是冬十有一月二十有九日葬于苧蘿亭鄉陳村之原前事踣門泣且拜求銘以窆始余見仲晦起布衣儒者得千里之地而治之遇事立決嚴

不失於苛寬不至於縱吏民畏而安之不能欺也庶幾窮經能致用者由是樂與之遊未二歲而仲晦就逮以去去僅八閱月仲晦則死矣於戲悲夫尚忍銘諸雖然余知仲晦者非余而誰銘乎仲晦自未冠時輙推其家貲與其兄弟入太平山中且十餘年父得重膇疾諸兄又或跛或亡乃歸家授徒以養父父沒喪葬一遵家禮兄弟之遺孤寡數百指無一瓦之覆一壟之耕而以生以育皆藉之仲晦至正末仲晦携而俱避兵孝義里不

以急難輟其恩意里人髙其行或致餽遺雖居貧未嘗苟受即受後必償之國初士率乗時赴功名仲晦獨累薦不起會詔徵儒者有司起仲晦至京師遂以四年冬擢奉議大夫同知金華府事初蘭溪民有以私鬻鹽繫獄者其火伍夜刼以去既捕得之上其獄于郡郡當以在逃而抵捕者罪誅連坐繫甚衆其閒有合得杖而久淹者仲晦至閱其牘杖而遣之後捕者之家奴訴于朝下臺司取具獄鞫之訖論如捕者言諸署牘者例解官

徙中立府作室仲晦坐焉徙中立府三月復徵至京師後四月竟以疾不起於戲仲晦而止于斯耶殃慶不以其類乃若是耶所謂天者其果可必耶抑仲晦嘗言君子之居官也職所當為者勉焉而已矣豈復臨事而畏首畏尾哉若夫利害成敗得喪則有命矣彼脂韋以求全者非不計較而詎知禍釁之来常出於智巧之外故吾服官以来事無大小義所在未嘗首鼠也其自信如此而猶以是瑣瑣者為仲晦寘悲喜焉則余之知仲晦

亦淺矣仲晦之厄金華人聞之哭之多失聲此豈徒然者哉仲晦名昱世越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母費氏其生以元之延祐甲寅二月四日娶薛氏子一人緝也予嘗因仲晦自號摭其群行爲著尊生子傳而語仲晦曰乃若歷官治行尚當書之而今遽銘其藏是則可歎也銘曰

際可而仕亦順乎命也隨試而効厥有攸蘊也正誼而行要以自靖也方駕而蹶是以無悶也又不有年天之

未定也既全其歸抑又何恨也

趙州判官張君墓誌銘

余遊平陽邑之士致孝於其先祖父者多謁余銘其墓而張生㞐寔謄録一日㞐閣筆泫然出涕怪而問焉辟席曰人之父母皆得公銘以為不朽之托而㞐之先人獨不得公一言以傳不朽是以竊自傷也余哀矜其情命以狀來㞐乃屬其父友金滁先生具世系爵里因其仲父正再拜申請乃為取而誌之曰君諱明善字思誠

令以字行姓張氏温之平陽人其先自閩来遷始家金
舟鄉原輿宋端平閒迪功郎殿尉副又遷居縣西登瀛
里曾祖泗咸淳鄉貢進士祖文奎博學善斷州推為三
老父邦榮以孝行聞母林氏宋太常寺簿鏜之曽孫女
也君生三歲病瘯蠡者以為不可治去之是夕醫者夢
老人曰張氏兒令器也何不飲以鮮毒飲明日持以飲
之果愈稍長自知力學年十五父没執喪哀甚善事其
母從進士孔克表授尚書遭世大亂隱居養母以信誼

重於鄉閭其文辭猶有聲搢紳間國初孫安以行中書省照磨總制平陽辟君叅賛軍事時甌閩皆未入版圖君馳詣行省白攻取計今曹國李公任方面之寄一見語合意不覺席之前也與之議論連日夜欲留之幕府君以母老力辭歸洪武元年按察僉事熊鼎以賢良薦于朝擢將仕郎真定府趙州判官自内出白金文綺繒布賜之母妻皆與焉既涖事州民猶有保雲龍寨者而征虜副將軍鄂國常公欲屠之君曰皆良民也吾爲天

子牧民坐視可乎詣軍門自言願奉揚天威往諭之下鄂國許之即抵雲龍寨呼其酋曉以逆順禍福其酋猶豫左右趣君還復命曰不爾將以後期併就誅矣君曰以吾一人易一寨人之命吾固甘心也卒諭下之所活無慮萬餘人明年夏秋大旱君齋戒走群望懇禱連雨三日歲以有秋方戒使者歸御賜綺繒為母壽且迎致就養而明年三月三日君竟以疾卒于官得年四十有三在官二年平易以得民廉慎以馭吏獄無淹囚庭無

留事里無横斂民安而吏畏之至是會哭于庭其哀戚與喪其親不啻季弟正以其年十月二十日負其骨來歸壬戌十一月甲申祔于崑山先塋之次配韓氏志節卓然子男二人㞐其長也次堅君卒時㞐五歲堅三歲皆君二弟卯翼之長大則君之教行于家可知矣銘曰

鸞鳳之儀玉雪之姿學無不窺材足有為出遭聖時為良吏師州民危疑保厥險巇諭以德威投降恐遲千百耄倪乃免誅夷載拊載綏歷歲載朞民莫不懐吏不敢

欺命也難知竟止于斯不究設施有識嗟咨老母在闈弱妻稚兒望君來歸而歸以尸亦孔之哀孰不涕洟昆山巍巍遺塚在茲莫堅匪碑刻此銘詩君有餘悲我無愧辭

譚益之墓誌銘

公諱應辰字益之姓譚氏伯衡所為著行述諱安榮君君則公父也母賀氏府君素仁厚好施予號稱長者吏卒至其門謹避之歲庚午大祲無賴子群然具姓名稱貸于富家不問允不允輒發廩取粟且至府君所府君

以民命方急欲因以乞之公曰借使因而乞之彼未必以為恵也徒長效尤者耳兒有以處之矣乃集鄉隣與之粟曰積此將為爾衆備也幸相與守之衆欣然願盡力無頼子計沮官尋亦捕寘于法嘗有質田于府君者既而其人欲自剄萬歸其田府君惴惴然公曰何畏也出語其人曰數畆之田與七尺之軀孰重我家翁未嘗不可以誠動爾若以誠告田無不歸者今計顧出此將執爾送官況肯歸爾田乎其人蒲伏求免乃釋之聞者相與語

曰譚氏有子矣門戶之事挺身任之性明敏而又有材局符旦下事晡已集或科繇而吏舞手低昂即指摘詰之曰我若吾父可欺耶而輩猶欲襲故態乎吏謝改之則已不然輙詣守長發其奸由是皆嚴憚之爲人尚氣節居鄉里豪悍者抑之善柔者扶之拯其患難恤其窮乏而同其休戚秋租額存而無徵者諸里胥率取償於細民公曰細民饘粥且猶不給寧尚堪此出已粟以償人多德焉平生不治產業家之金帛粟布其季司之畧

不經意歳庚辰居府君憂訌陽上攻瘡發于舌本久而不痊一旦增劇曰吾往矣呼二郎来二郎其季也季来前已不能言第執其手嚮諸子作指畫語告狀者三遂卒至正辛巳七月二日也得年五十公以至元壬辰五月廿九日生以乙酉冬十一月二十二日合葬石塘山先墓之次娶熒氏淑静而仁柔生於元貞丙申六月二十三日卒于至正壬辰其月其日葬于旱塘衝子男三人福孫壽孫貴孫女一人未行而亡孫男三人桀集集女

四人尚幼貴孫今易名濟以忠武校尉為管軍千戶所
鎮撫戍平陽使過金華謁于伯衡曰痛念先人垂没口
不能言而猶欲詔告之豈無望于藐諸孤哉夙夜兢懼
弗克上副屬望之意際遇聖朝幸以尺寸忝獲位序所
以致是者皆先人積累之效顧以馳驅南北於其劬躬
樹德以前承後引者揭辭墓隧昭示後昆久猶缺焉敢
以為請於戲元之將亡大家右族棄骨肉去墳墓散之
四方而其後無噍類者豈少哉濟獨克保其宗祧於播

遷之餘而又克立功成名有禄入以供祀事斯易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矣推原本始播以銘詩俾子孫知其所自禮亦宜之其世系見府君行述中乃銘曰

譚在成周附庸之國後併於齊子孫四出以國為氏世有顯人公居湘潭端明之孫材足有餘而不樂仕儲德于身以開令子桓桓令子既武且文為天子使望于一軍孰流之長匪源之濬惟本也豐其枝斯盛爾孫爾曾視此刻銘尚思厥自益謹其承

故庸齋吴君墓誌銘

昔元氏有國自延祐之後士尚多彌文而馳騁虚名其於問學不免茍且尚何望修身踐言如古人哉及至正以来而其風寖靡焉平陽吴氏於其時曰苗府君曰海府君曰涉府君皆刻意於經術力行於家庭抗志不仕自足山林以孝友忠信禮讓廉隅表勵其族姻鄉黨而涉極爲遠近學者所宗尊之曰金州先生於乎可謂特起於流俗中者矣君於苗爲曽孫於海爲孫而涉之子

也名舉字子庸材尤克肖能守其家法為人聰穎敏達慱極乎羣書而邃於史古今理亂存亾得失是非之際無不貫穿其辭翰亦清潤可喜平居直諒不以言為容悅遇事裁决動中肯綮君之為子也養志為先親所欲為委曲承順不以家之貧而儉其親肥甘輕煖皆不失時得美味數含外輙持歸以為奉時物親或未嘗人以餽之不先嘗也親沒哀毀頓絕三日不近水漿親戚懼且致疾強之食始進饘粥奠祭一遵家禮人咸推其能

孝處兄弟之間怡怡如也篤于教子既延致名師于家又餙禮幣使之遊學而教之先踐履而後文藝蓋忳忳焉待宗族情文兼致吉凶赴告歲時會拜事為之規而周其窮乏恤其疾病拯其患難必竭其力至於故舊鄰里亦然不知其力之不足必稱其情而後已由是信誼大孚里有不平不詣有司而詣其門君徐出片言曰此直彼曲咸帖帖聽受謝去嘗構小樓藏脩其間搢紳學者多就之而君亦喜得朋也相與講明唐虞周孔之道

或夜分不寐或浹旬忘去盖將磨礱浸灌以闖夫聖賢之閫奥志未及就而死及之矣故君之死士類咸爲之盡傷卒之日至正庚子七月十四日也上距延祐丁巳君始生之歲得年四十有四以壬寅十月十六日葬于里之儻山原娶陳氏後四年卒其生以某年月日其卒以癸卯九月十七日其葬以洪武戊午九月廿二日墓在金洲之湖里丈夫子四曰任陳出曰田曰穀曰埜側室滕出君卒時諸子皆幼後皆克脩其業以世其家任

舉明經爲郎福建行中書詳練潔廉聲稱籍甚君之教
行于身後又如此余聞君子病無聞焉非有待于外也
有待于外而後聞則君子之不聞者多矣今觀吳氏一
門四世不出里閈布衣没齒而其生也有稱其沒也有
傳則彼以詩書爲芥藻馳騖街鬻而名卒湮滅者非惑
歟此任之請銘余喜爲之論次非徒以慰其孝思亦將
以風吾黨之士云銘曰
修其行誼蠖處里閭遊于高明蟬蛻卑汚庠有典教之

師儒邑有執政之大夫而講學者惟其盧是趍而閲墻者惟其言是孚夫匹夫而化鄉人者其豈非吴君之徒也歟

孔教授夫人汪氏墓誌銘

伯衡既銘吴江州儒學教授孔公之墓其子克烈復泣而言曰先生幸哀克烈為吾父著銘墓石惟克烈三歲即孤而不殞其世者吾母之力也顧其藏異穴不得合而銘之克烈懼其懿行將遂湮沒敢申請焉願先生重

哀克烈而恵以文昔果齋鄭君季明以古文名世而靳
許可閭巷之士砥名礪行以其言語文字而借譽取重
者彬彬焉伯衡發其遺文得孔母汪夫人傳則克烈母
也傳凡四百七十餘言以謂非惟用勸天下之女婦亦
將使爲士者聞之内愧而自省也於戲其推重之至矣
則夫人豈可以令人目之哉何忍而辭爲銘夫人諱淑
真字道寧其先歙人靈恵公之後也五季時避亂来居
平陽至夫人父始徙居郡之墨池坊遂爲郡人父諱鳴

新學行文章為溫儒宗門人因其自號稱之曰桐陽公
母潘氏有賢行夫人生而淵静聰敏加以濡染習禮法
通經史善筆札而精于翦製結縷事父母以為賢艱于
擇配其父来典平陽州教始以歸孔公時年三十矣接
宗姻以敬處妯娌以和奉祀豐而潔曰吾不逮事舅姑
所以追養者其敢不恭孔公宦轍所至以性剛尚氣為
守貳所嫉而免於禍者以夫人能規諫也歸孔公八年
而孔公卒于吴江嚙指洒血棺内誓不他適成斂人恐

其一弱婦安能返櫬二千里外而夫人迄克以其櫬歸

爲墳于新隴舉先夫人陳氏之喪合而窆焉屏去膏沐

闔門紡績不與親戚接夫之族亦罕見之孔公有女弟

歸薛氏方娶居乃迎致與處而養之諸子在襁抱常常

語之曰先聖人子孫不讀書自樹將羞先聖人此若父

平日用以自勉者故我今以之勉若等若等其識之蓋

子五人其一前子其一孽子夫人恩之無纖毫厚薄其

子亦自以夫人之恩無厚薄諸子長大分田廬財賄什

器為七以三分與前子而命已子孽子各有其一人以此益贒之善生理家業日殷然有餘輙以施予寒飢者在門與衣食孜孜若不及且勸之曰彼飽煖者亦惟力農工耳爾奈何不自力感悟去而自力者往往或從夫人質錢過期而贖未嘗取羸稱貸不能償者則焚其劵遇隣媪以禮隣媪日升堂起居夫人一或失行即戒門者絶之隣媪惟恐見絶於夫人咸知謹飭桐陽公揖館已久惟潘安人在堂治美飲食往餽之使者相踵有疾

即歸侍不問寒暑及其歿侍錢帛以助弟姪喪葬其兄
炳沒亦如之外家有田五百畆在平陽之南湖布米力
役之征夫人命諸子任之欲錢急輙代之輸三十年猶
一日初孔公作新第而出涖吳江第中時見怪物及夫
人還自吳江衆以告且誡勿即居夫人曰我不怪其怪
亦自不怪卒入居之而怪自是不復見雖程子之母何
以加諸寡居二十七年年六十有五而卒至正戊子九
月廿六日也子克烈克燾克勛遂以辛夘十月二十日

安厝南湖九保頭原銘曰

猗夫人兮父業克傳姆訓閑兮兩髦之操三遷之教克允蹈兮螽斯之仁鳲鳩之均與古倫兮見諸述作表其卓卓自先覺兮遺文是徵勒辭于塋史伯衡兮

夫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諱嫣字妙福姓周氏揚州高郵人嫁同里陳氏為諱元吉之妻今武毅將軍千戶馬侯俊之外姑也父諱某母張氏夫人柔懿慈恕在室事父母盡子道歸陳氏

事舅姑盡婦道生一男兩女而元吉卒時夫人年三十有八寡居任家政能勤儉理細微時斂散以持其門戶選婿里中得武毅君闞甥館延之後七年兵興武毅君與夫人之子國賓乃奉夫人渡江而南僑居姑蘇既而武毅君與國賓俱以材勇擢義兵萬戶國賓後戰不旋踵以死武毅君超遷浙東宣慰使司都元帥分閫臨安入皇朝除今官戍金華移平陽夫人食其祿者三十年年七十餘矣聰明康彊起居食飲如少壯者武毅君旌

麾所涖皆東南奥區朝夕率婦子致孝養所以奉之者極水陸之珍凡與武發君為僚為友者必升堂拜夫人見其貌恭其色和其言仁其動止中禮瞻望咨嗟以為盛德之母而知其享其福禄也固宜洪武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卒於平陽之官舍上距元之大德甲辰夫人始生之歲得年七十有九遂以九月三十日葬平陽縣萬全鄉鳴山之原而屬余銘曩者海内鼎沸母子離散以脫一旦之命者皆是也藉令聚首越在異鄉資濡沫

以全活免於飢寒亦幸矣若夫人有武毅君爲之婿肥甘輕煖適其口體優遊朝夕之間因閒承平之樂此百不一異也復值海隅寧謐高年令終自含至斂情文備至遠近遺奠出葬之日市爲之罷巷祭以過車送者千數百人而行塋高敞此千不一異也夫人得此則雖無丈夫子以爲主後復何憾哉敘而銘之用以慰夫人於地下云銘曰

葬之以禮不必其里祭之以時不必其子猗歟夫人是

謂受祉有封若堂銘者太史

楊子瑜墓誌銘

縉雲楊氏占籍於平陽者曰朝無子以宋太常博士藴古之孫裕爲子裕生瓛君其嫡也諱琬字子瑜幼頴悟好學從鄉先生鄭如圭受尚書治進士業業成而世亂遂絶意場屋自嶺門徙居鳳山之陽隱居以養親父既没奉母踰晝歡暇日惟長松修竹叢桂幽蘭清泉白石爲伍於術數無不通曉性尤嗜唫出語清婉一時唫士

咸相推許國朝初下關陝諸郡縣吏慎擇士之知治要
而有吏能者往為之由是起君知商州君雖為列曹掾
遇事侃侃與守長論是非可否不少遷就尋以母年高
求歸侍守長曰子儒生非他人比朝廷所以用子者不
在簿書細務也亦欲使子補察吾屬之不逮耳奈何求
去君欲歸不得自號商山吏隱既而父母老者例賜歸
君還故鄉扁其居曰商山舊隱方喜獲承歡親側而乙
卯冬遽罹母喪哀毀骨立至于成疾戊午五月八日竟

不起明年十一月十有六日葬于歸仁鄉玉蒼金山之原娶李氏三子伯曰昺仲曰泰俱讀書尚文克世其家季曰戒出後永嘉吳氏三女一適陳進一適黄師一適徐謙孫男一曰閶閶女四余過平陽昺奉前龍江書院山長髙暘狀因余友張正來請銘狀稱君在庭攘充斥時東西竄匿嘗以物腰纏之頃刻不少寘扣之則永嘉王廉所寓白金也或問君曰時勢如此因有之亦可以藉口矣君曰唉内欺吾心外欺吾友不義莫甚焉所獲

與所喪孰多寡迄歸金王廙雖王廙亦自謂出望外也
士以此多君君之在商州也過四皓墓下未嘗不喟然
太息曰此四人者高蹈物表而吾去鄉半萬里為斗食
吏獨不愧之低徊不能去余雖不識君其為人可槩見
矣嗟乎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慕莫大於功名君臨財
則顧義而又安分澹然無慕乎外以全其歸是皆人之
所難可無銘乎銘曰
學優行完利吾不遷世好澹然天者以全雖嗇其年名

則孔延我銘其阡慰君九泉

見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古之君子雖居畎畝視夫人不獲其所未嘗不以為已憂而拯之盖仁人之用心也後世之為君子者雖膜乎民若秦肥之視越瘠往往皆是而况獨善於山林者乎若見山處士不猶古之君子哉世有斯人吾焉得不與之乎處士敦厚而謙恭慈和而雅飭其事親也愛敬兼盡親有疾惶惶焉至廢寢食無朝暮頃刻不離側毋嗜

鱸魚病間食之而至於大故處士見鱸魚輒流涕被面終身不忍食卜地括山葬其親而樹永思庵墓前以備祀享故第厄于鬱攸家人請重構處士曰吾祖父無所妥靈而暇治居室乎即居址之南觕祠堂三間左右翼以夾室率子姪時節行禮進士孔君暘記之其在內之行如此達之於外者尤非人之所可及也至正戊子夏大旱齋沐詣雙劔靈湫懇禱大雨連日歲以有秋洪武已酉夏旱禱于石甕之靈湫丙辰夏旱禱於新興之靈

湫皆得雨如初民大慰焉里之將軍橋壞于閩寇行者以為病處士購石僦傭葺之其脩四丈其廣五尺又甃括里路一百餘丈一錢不仰于人歲飢輙發廩賑之食者凡鄉閭死喪不能收者則施以棺村畦林貳以食指衆而不能存活將以六歲兒溺之於水處士聞之馳往止之惠以粟且衣食其兒于家有張生者困於役賴處士而甦劑其廬以為報處士曰吾豈望報者哉不取靈鷲寺法堂久廢莫能興處士捐貲為倡衆驩然趍之未

幾而告成於戲處士真古之君子哉嘗聞之有天爵者有天職焉孰無天爵則孰無天職也何謂天職盡我之所當為者是已天地萬物不外乎吾身則位天地育萬物何莫非吾之職柬廣微非有民社之責而為民禱雨亦惟盡吾當為之職而已矣處士於鄉黨之民惘惘焉憂其旱乾成其津梁除其道路卹其死喪拯其飢餒濟其困窮豈不猶廣微之用心哉世有斯人吾焉得而不與之乎處士伯兄子仁之墓余實銘之而處士之葬也

其子復以銘為請尚何辭哉處士姓王氏諱原京字子昌十世祖曰六評事五代時自長溪赤岸来居平陽金洲人以其族之碩大也名其所居里曰王輿咸淳鄉貢進士公甲曾太父也脩大父也絽祖父也母項氏宋欽州陵山縣主簿宋英之孫女也處士襲祖父流風恬於進取築室鳳岡而隱居扁曰見山故內交者號為見山處士娶吳氏男子三人曰傑曰侃曰僖女子二人陳深吳惠生其婿孫男二宜選宜進孫女二生於元延祐戊

午十月十一日卒於令洪武壬戌六月二十六日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於烏石山之原銘曰
王氏之先世有碩人隱居行誼而不求聞維處士君厚
德之醇高尚其志寂寞之濵我鄉我隣孰唫孰呻孰窮
孰困舉切吾身利興害除小大歸仁世之君子有社有
民而乇其膏寧不愧君烏石之原兆此新墳積善之慶
燕及子孫勒辭墓門名以永存
林縣丞母吴夫人墓誌

夫人姓吳氏諱昭温州平陽縣人宋太常博士蘊古之裔孫曾祖儕祖梅父羡母項氏夫人歸同縣林氏爲繼善君之妻有子三人伯曰維高叙州慶符縣丞李曰杞陝西按察司書吏自二子出仕夫人居常鬱鬱以致成疾及家僮函杞遺骸至自陝西夫人憫其去家五六千里而殞于異鄉哭之過乎哀疾日增劇竟卒于洪武七年甲寅八月癸亥享年五十有五維高奔喪抵家甫七日亦卒杞字維清先夫人卒一年癸丑十二月初三日

卒之日也得年二十九維高名嵩後夫人卒一年乙卯
九月十四日卒之日也得年三十六仲子賔奉繼善君之
命以十一年十二月庚申葬夫人萬全鄉柏洋芳與先
姑之兆而以嵩祀祔焉既葬之五年屬温州府儒學教
授徐君宗起爲狀来請銘林氏徐氏東西隣也於夫人
事得之最詳而言之最覈乃爲取而書之曰夫人幼而
柔婉長閑禮度爲處子歸林氏善事父母舅姑女工之
事不煩父母教訓而能不以舅性嚴厲而愛或弛不以

姑性和慈而敬或戲中遭兵革家計頗艱能斥簪珥以致養曰舅姑難得財物易致二人髮皆種種矣欲奉養恒如今日其可得乎故蔬食不給而甘旨柔脆之奉恒過乎厚姑病晝夜扶侍久益不懈姑沒未幾而舅繼之喪葬克如夫志夫人寔左右焉其夫稍致美夫居室衣服夫人輒曰妾聞大禹聖人且猶卑宮室惡衣服況衆人而可不儉約乎君之所務殆非貽謀之道夫善其言而為改行處妯娌接族姻撫婢僕各盡其道而尤能成

就其子女以此三子皆克肖二女嫁徐斌潘珍皆以賢淑稱於戚為女而女為婦而婦為妻而妻為母而母可不謂之賢乎謂宜見其子之成名享其子之祿養孰知天遽奪杞之命而夫人亦奄至大故菘又以哀毁卒于服次是于賔之心不為大憾與夫為人如前所云而卒不至于壽且貴所謂天道安在也雖衆人不能不盡傷焉而况于其子乎固宜賔之汲汲欲圖其不朽也何忍而不為之銘哉銘曰

有子而夙夜教誨之固異其成材而顯融於世也子焉材成而出膺禄位是謂能承親之志也為親者不喜而顧憂懼竟不知何為也此吾于夫人之事所以拊髀而增喟也吁嗟夫人婦德之懿母儀之備則固生無愧而死有餘裕也

周君墓誌銘

厥今郡邑閭巨室非不多有家而無墊里相望也有子而不教家相望也余未嘗不太息焉及来平陽聞君闢

塾于家歲必招延師儒以教諸子若前龍江書院山長
高君賓叔前福建行省左右司都事吴君以仁前潁州
判官黄君思誠皆俯就其招然君之家不過中人之産
而為巨室之所不能為非有拔俗之見則何以能之余
甚敬重之君一再見余而竟以病卒故其卒也余尤嗟
惜焉其子騤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鄉某原奉
高君之狀謁銘余固不得而辭也君諱守思字國賢姓
周氏其先閩人今為温之平陽人曾祖綱祖恒父公雅

母金氏公雅生于元之至元乙酉卒以至正甲辰敏于治生施與不靳喪不克收者資之稱貸不能償者已之居常語君曰我勤儉立業爾克守以遺子孫衣食自可有餘慎勿使外慕也君服膺惟謹非門户事未嘗見縣令丞以身率子姪焉居家庭力於孝友處鄉黨一于謙和交朋友篤于信誼親没治喪盡哀既葬作亭墓下以時展省事之猶生存也輕財而樂施有先人之風嘗以重購得地巽溪陰陽家以為吉壤聞黄思誠欲葬父而

不得地輒以奉之出契券授之恩誠畀以直君曰子于我乎館辱與我為兄弟交子之親猶吾親也尚須直耶為之筮日而董其凡役女兄歸潘早逝有遺孤女君育于家比長大擇婿得瑞安曹朝賔具資裝遣之權勢所在人爭趍逐君獨退避人咸服其行每自言曰我藉前人遺庥有屋以庇風雨有田以具饘粥賦稅之供賔祭之奉妻子之養足以給矣而猶朝夕仰拾俯取是不知足也吾豈為之哉日惟事教子既為之求師又為之求

賢大夫士使承其下風而所以奉承之者尤欵曲至作水西亭以備宴遊旣而還居崑山下方蒔花蓺竹規從搢紳先生徜徉以終餘年不虞遽以疾不起矣年五十有五臨終惟屬𩕄曰爾祖訓我孝弟忠信我遵之尺寸不敢違獲爲寡過之人則職此也而克率而弟遵而祖之訓又克勤于學孝于母無貽祖父羞則我雖死無憾矣君生之歲爲元天歷己巳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之歲爲今洪武癸亥四月三十日前娶鄭氏以元至順壬申

正月十一日生以令洪武壬寅七月七日卒而以丙午十月十一日祔巽溪先墓之次繼室鄭氏子男三人長即驥前室出也次驌次昂女四人皆在室嗚呼先哲以師教與父生君食並稱則師之所係夫豈輕也哉奈何叔世漠焉不知用其情而覬子弟之材門祚之升又何自能之君之于子也不遺之金籯惟慎擇其人而俾之師承亦可謂特立而獨行者矣吾故揭諸幽扃庶幾有聞風而興者是爲銘

能知州妻王夫人壙誌銘

洪武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前宜興知州能君樞之夫人卒于金華得年五十有三五月二十七日祔于婺女鄉陳監山先姑之兆而屬伯衡銘其壙宜興之言曰吾妻諱晉寧姓王氏世為平陽之襄陵人父善卿仕南昌遂家于南昌元兩浙都轉運使雖則其伯氏也初雖讀書于家吾妻處其旁日聞其講說由是習文史非直善翦製縷結事雖取至順壬申河東鄉薦下第補江東廉訪

司書吏轉南察院書吏吾妻侍其母孫就養金陵先府君時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需次金陵遂為樞請婚焉其來歸也年二十矣先府君性嚴毅歲時享祀必極其豐腆致其精潔且喜結交所交無非名人魁士未嘗一日無賓客亦未嘗一日不設宴子弟奔走供張治具尺寸愆其指畫已獲譴咸惴惴焉吾妻敬恭將事舒徐不迫無廢事無曠典先府君未嘗不稱之曰能先宜人張庶母閻時皆在堂吾妻奉承兩姑各盡其道而得其懽

心家人化之庭無間言從樞官於四方自處畀約治絲
繭麻枲有如小家婦女未始以兩家爲盛養貴驕龒美
飾而樞之假守宜興坐以大水不及以聞蠲民田租既
罷官猶覊置南京城南京督責甚峻吾妻罄出簪珥鬻
之以舒吾急且諭吾曰命也其順受之暨蒙恩來金華家
益落授徒以餬余口而吾妻處之泰然無異貴盛時上
奉吾母閤下撫吾弟機初不以貧而簡恩禮也相戒相
成以長吾子蓋不能無望焉亡何竟以上氣疾不起矣

於乎悲夫二子長文焱早亡次文燦一女適江寧王文

發樞嘗從搢紳先生遊學自謂識道理榮辱得喪無睨

于中一旦更患難而猶不能釋然而吾妻克有恒德隨

寓而安爲婦三十餘年未嘗見其喜愠樞以是愧之文

燦今甫七歲於其淑德懿行他日當不復能知則圖其

不朽固樞責也敢託諸吾友伯衡辱交宜與契分深至

言雖不文誼則不敢辭庸備著其語而銘以系之銘曰

盛衰之際處之爲難君子猶爾況婦人焉不驕于盈不

戚于艱嗚呼夫人可謂曰賢

柳君妻潘氏壙誌銘

夫人姓潘氏諱孟婺之東陽人歸同郡浦江柳氏為穆之妻故翰林待制文肅公之孫婦也有子一人曰士忠女一人適湘府伴讀葛誠夫年四十有三卒于洪武元年五月二日以十年九月九日葬縣之通化鄉城竇塢之原夫人之父曰逵逵之父曰輝輝之父曰瞻宋季嘗舉進士逵之配劉氏號知書習禮法有賢行夫人目染

耳濡在室為淑女翦結織紝縫紉刺繡不教而能容止
幽閑服飾雅潔諸女取則焉穆之母於夫人為姑長擇
所歸遂以妻穆父母愛之欲其長在左右遂延穆於甥
館越十年始聽其歸其歸柳氏也事舅姑為賢婦任家
政事為品節各有條品嚴不傷和儉而中禮處內外親
戚閭咸稱其情待鄉隣奴僕一撫以恩夫家故有田而
歲恒乏食夫人揣知田腴者十才二三曰與其瘠而多
孰若腴而少瘠而多所獲無幾徒困征斂請其夫鬻之

更擇便利者市之仍出裝奩助之自是歲不乏食至正末盜起旁近盡室匿山谷間囊橐摽掠無遺比還家蕭然四壁也人以為難處夫人能以理自處又能彌縫以安慰其舅姑使不知其不足而忘其憂及舅沒相夫力貧以治喪葬而禮之所當為者無或缺子婦職夫死舁其嫁時首飾衣被歸其外家曰婦無兒女我家何敢有其遺貲其外家辭卒歸之亡何得蠱疾雖伏枕而綜理祭决内外小大事猶平常時自度不起則為姑治送終之

具必備必誠曰我旦暮人耳終不得養吾姑矣所得効力者此焉而已夫人之行如此誠賢乎哉安可使其無聞乎而士忠之先配吾甥也以誠夫之狀來請銘爲之銘曰

内外族鉅且華德稱之宜厥家吁可嗟壽不遐

節婦鄭夫人壙誌銘

蘭溪有節婦曰鄭氏王珵之母也其貞節淑行宗姻稱之鄉黨稱之士大夫稱之下及兒童僕隸稱之既沒世見其子孫則又從而稱之曰此王節婦之子若孫也嗚呼懿

哉節婦孟子所謂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者矣不賢而能之乎家君仕蘭溪時伯衡年纔七八歳日從琎往来嬉戲其家𡚒節婦衣索梨棗節婦愛之猶親子自後侍遊閩廣吴越及忝鄉薦上春官名為國子屬官行過蘭溪必望閭而趨見節婦三十年間或四五歳一見或間歳一見或歳一見或歳二三見節婦見伯衡所以遇之甚厚比伯衡辭免翰林之命来歸養過其門求見節婦則死且葬矣為之汪然出涕方欲往拜其墓而琎以銘

見屬知節婦凡行詳且稔莫伯衡若也銘非伯衡將屬誰節婦諱妙淨祖曰光祖父曰升世為蘭溪人節婦自為處子時以孝謹聞年十七歸琏父諱祥府君事其舅姑如事其父母舅姑死喪祭如其生為王氏婦十八年而夫没其夫垂没時語節婦曰吾家素貧破屋數楹不足以存身磽田數畝不足以糊口吾之生也存活且猶不易况今吾且死若將何恃以存活宜及若少艾擇所依無以吾為意也節婦曰嗟乎我與君為夫婦踰一紀

矣猶不知我心顧以言嘗我耶君如不可諱不守節自力于衣食以長子而有他志大豕不食其餘是時節婦年三十有五珏甫十一歲紡績自給往往達旦課童奴治生野樹栗墻下樹桑庭有隙地即以樹蔬果麻枲無寸尺廢者而尤善斂散畜牧歲時節享祀與夫親戚鄉隣慶吊饋遺未始以貧而廢禮珏亦痛自砥礪禮部吴公正傳以名進士里居與之遊者皆當世鉅人珏出入吴公門下因得盡見諸鉅人鉅人賢其母莫弗與之進

節婦喜曰吾聞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吾兒接識有若而人何至為小人之歸斬焉末亡人他日有以見吾夫地下矣節婦治其家以儉約衣食常不使過之惟賓客之奉則縱珐所為不問曰古之賢母至剪髮以奉賓吾方愧之矧敢吝乎自夫亡五年始卜地于紫巖鄉杜唐之原葬其姑而以夫祔焉又五年聘其兄之女以為婦又十年遂再造其家室廬之完田園之廣甲于王氏又十有四年國朝取金華之明年按察使者始采里者之言

援者令旌其門復其家又八年乃卒丙午正月二日也享年七十有八葬以洪武己酉十二月十一日墓在横山鄉葉村之原子一人珽也前浦江縣塾學教諭孫男三人原虎原龍原麟孫女一人適于定曾孫男七人宋歐陽子生四歲而孤無一瓦之覆一隴之植以庇而爲生其所以成立者皆出於其母魏國太夫人鄭也今珽早孤家貧頼母氏守節教養而底于成事絶相類然則珽之賢雖不敢比歐陽子而節婦之爲母視魏國固無

愧也於戲可不謂賢乎觀王氏門祚之升孫曾之衆而節婦被旌號享孝養以高壽終亦足以見爲善之無不報矣則節婦雖不身受封贈如魏國復何憾哉銘曰

從一而終婦人之正不有淑德疇克自靖懿懿夫人獨也徽靜遭家之艱植志俟命既全其正遂保其肩匪肩之保寔鴻厥慶始視其室有如懸磬歷歲幾何家則昌盛有孫有曾以奠不令凡鄉之人莫之與競是謂祉報如嚮斯應歐陽之母國魏氏鄭懿懿夫人式同厥姓其

姓既同其賢亦並四百年間輝光引暎有崇斯丘山環川亘其藏在玆過者必敬

亡弟思誠壙誌銘

蘇氏子思誠字存仲伯衡介弟也其次在兄弟中居四伯衡兄弟六人獨思誠質貌凝重麗碩自其孩時步趍坐止有常一言一笑未嘗妄年十四三能暗誦論語孟子詩書春秋善筆札侍吾父宦遊四方四方賢大夫士見思誠無不指目以遠大期之不惟賢大夫士雖吾父

母亦期之當至正壬辰吾父官錢塘思誠竟卒于官下年二十矣於乎可哀也已可惜也已其卒省憲之官洎邑居之彦咸致賻其殯也咸巷祭以過舉初思誠與伯衡俱業進士而思誠尤刻苦至忘寢食父母懼其以勞致疾也限與燈燭思誠嘗竊燭以益坐必至四鼓煮茗而寒之欲睡則啜之方夜半茗飲苦而寒啜之輒醒醒輒復讀讀及欲睡後啜終已不睡因此病瘵且數月矣不自言讀書為文不廢父母怪其驟瘠不類尋

常問曰爾得無病乎始以痢告名醫視之痢愈更得軟脚疾如寒熱比半年鍼焫藥劑終不驗思誠度不可治則與父母訣曰思誠幸得為兒意謂讀書取世科為父母光榮孰知事固大謬中道而病重為父母憂也今思誠且短命死矣死猶不免以遺骸累丐棺斂而返鄉里殯焉將俟父母之不諱而葬其與從之也則思誠雖不得事父母地上得事父母地下矣月餘乃卒卒時拱手向父母兄弟者三連呼負負負實壬辰之五月九日後

七日權殯于錢塘之道林寺明年二月二十日返于金華又七年爲洪武二年三月之三日祔于世父墓左在惠日鄉小青原其葬伯衡分教國子生謁歸乃追爲銘納諸壙銘曰

孰生邪而良也孰戕邪而殤也吾門之不祥耶而吾弟逢其殃也安所歸咎邪安所歸咎邪天蒼蒼也

東谷先生趙君墓銘

前永嘉儒學教諭吴禮以所著趙君事狀求銘其墓曰

君鄉先生也諱良震字伯起别號東谷於宋宗室鄞勤

孝王宗惠為八世孫其家平陽則自六世祖武翼大夫主管台州明道觀士霦始曾祖汝弼宋杭州於潛縣主簿祖崇桂宋太學內舍生父必森不仕君以元大德丁未五月十五日生以今洪武癸亥九月十有八日卒卜地于嶺門山之原將以明年正月某日葬禮嘗從君受經故敢為其孤友尚請也伯衡辱識君不敢辭銘曰

厥望天水宋宗室郯勤孝王所自出何代來入平陽籍粤從建炎南駐蹕大父以上世簪紱考君尚志獨隱逸

猗君好學如好色讀書不復就枕席親恐其以勤致疾撲滅燈燭辭懇惻篝火默誦伺其隙乃至裂書加以扶雪涕俯取更補緝諷詠鑽研終不息親乃感悟初非僻人生不學面墻壁賣田買書以資給孜孜矻矻分隂惜大義毫分仍縷析尚憲至理未融液弱冠辭親遠遊歷勤求師資抵碣石周流吳楚齊魯域魁人碩士畫接識聞見豁然天地闢豈惟群疑若氷釋南還致養二親側間則下帷温故習四庫群書在胸臆赫乎可當八面敵

意謂素紫猶俯拾再戰秋闈乃再北得失元不係學術
自茲場屋削蹤跡恥若陳亮困造物操觚染翰事著述
經史子籍名法律搜抉隱蔽訂訛失書成尊閣富簡冊
此事亦足垂罔極士子趍風爭負笈善誘循循聖是則
愚魯果藝雖異質靡不成材而就實大明皇帝膺寶歷
旁求賢俊如不及觀風使者暨邦伯推挽愈勤辭愈力
弟子聯翩列要職內焉臺閣外郡邑能稱治効聲籍籍
師之抱負固可測癸亥重九後九日奄兮忽兮簀遽易

壽登七袠又餘七老成云亡孰矜式善類咨嗟反袂泣

歲非龍蛇賢亦厄配曾繼林有淑德一子友尚知樹立

卜兆嶺門龜食墨日吉辰良畢窀穸發其幽潛史秉筆

名不可泯石可泐

玄逸子碣銘

玄逸子蚤歲學經于鄉先生徐南州鄭如圭至於字書

亦致其力而精其藝固將以自表見于當世也及天下

兵動人皆出其智謀乘時以取祿位而玄逸子獨談笑

視此世若不可玩者棄其家為黄冠師雖素相知深而赫然用事若周參政嗣德者力挽之出而迄不為其用於戲不有卓識烏能若是哉玄逸子陳氏諱鎬字德高其號玄逸子本潁川人唐兵部侍郎勲之後也勲二子曰檄曰栒俱仕光州光啓乙巳從州刺史王緒避秦宗權之亂入閩家于長溪之赤岸栒之子霆霱仕後周為左廂兵馬使顯德丁巳又自赤岸徙平陽之塘下三傳為宋金吾大將軍隨内衙兵馬副使陽陽析居瑞安封

村隨之孫文質大中祥符閒析居南監陳庫三族之間以道德文章項背相望陳庫則東京上舍棐莆村則中書舍人傅良塘下則釋褐進士志崇玄逸子於志崇為七世諸孫以咸淳辛未右科進士承節郎江陵副都統司准備差遣元為曾祖其後居陳丞相宜中幙府死景炎之難贈武義郎督府叅議以建孫為祖以彌春為父彌春無子玄逸子其弟彌讓子也來為後性至孝定省之禮亦謹敬焉待族婣處鄉閭和而信至正癸巳山寇

竊發其鄉之人士謂玄逸子曰此志士取富貴之秋也玄逸子不荅遂以丁酉入東華道院爲道士師事鏡水周先生受洞玄法籙黄白變化之術集賢聞其名署玄門高士畀以號曰冲和凝妙通玄法師且奏授温州路玄妙觀提舉仍賜金襴紫衣而玄逸子視之漠如也屏居東塘闢一室曰迎薰點勘群經演敭洞章窽備大洞迴風混合之道周恭政遣吏六七輩延之不至洪武七年春示微疾謂諸子曰天地間無物不歸于盡吾將休

矣雖然人而不學何以通古今識道理我死後汝等勉之脩然而逝三月五日也春秋五十有八其配鄭氏大姓女既順且恭而善治内二子長雷次脅出後族伯父珪臨江府清江遞運官女適孫環孫男二曰丙曰阜女四尚幼雷以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遺蛻葬于暘山之原請前蒙陰縣主簿林與直狀其行求銘墓道余聞初玄逆子入道時凡秉權勢而利達者咸咻之曰為計抑何左也自今觀之超然榮辱得喪休戚之表若玄

逸子者幾何人莊周有云去智與故無天災無人非無鬼責玄逸子之謂矣余高其風恨不識其人是區區者尚何辭哉銘曰

以贅疣視其身以蘧廬視斯世其視百歲不啻晝夜而況聲利而肯留意遊于玄恬以養智樂乎天乘化而逝吁嗟乎若人可謂蟬蛻汙濁之外者矣

郭府君墓誌銘

昔平陽自至正甲午殘于闊括之寇四封之内不被其

毒惟南鄉一隅由有若君者倡其民自相團結阻江固守寇至則出死力以抗之也越二年周公嗣德來守平陽無一旅之衆有糧五百石且盡以賑饑民矣未數月而兵以集食以具亦由有若君者散財以募之指廪以贍之也遂以丙午八月率所部從周公出擊李師金翁瑞于黄浦江其冬又敗吴邦大之衆于鏡川往諭下西溪諸寇上其功行省便宜授瑞安芳山巡檢君曰保全鄉井吾志願也藉是得官豈吾之志願哉不赴然戮力

殄賊不懈益奮明年敗寇葛兆擒寇吴天雷又明年移兵佐周公之弟誠德擊定瑞安諸山砦直踰括之青田閩之福寧功最經略使承制擢處州縉雲縣尉仍不赴事聞廷授昭信校尉瑞安州判官兼義兵千戸又不拜周公曰君命何可違也乃赴上未幾自以為境内外俱寧謐矣久叨禄于此豈初心哉卒辭歸於戲若君者其豈非魯仲連之徒歟君諱璞字景和姓郭氏唐汾陽忠武王之後也遠祖太初避黄巢之亂來居平陽之錢浦

卒葬其地表于墓曰令公七世孫石刻與廣德初所賜鐵券至今並存焉其子景孜又徙居郭巖九傳至宗山東帥府叅議官元弼元弼生提舉起莘起莘生道判士垓士垓生汝鈺君汝鈺第三子生于元之泰定丙寅七月十九日為人孝友而慈和敦本而尚志氣貌魁然里黨有一義事奮勇直前不訹不撓而于繕橋梁除道路賑饑餓平曲直尤汲汲焉方閩括寇之滋也其里之桀驁者將效尤而異懦者欲竄匿君毅然曉以逆順禍福

率先丁壯以戰以守衆賴以安亦不汚賊至今其老者語其少者曰吾鄉之不燬郭公之力也吾屬之不助變郭公之敎也年五十卒其歲則洪武八年二月九日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葬于蓀湖徐奥從先塋之次娶陳氏宋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陶之四世孫女後八年卒丈夫子二人曰規蚤亡曰韶富而好學藹然良士女子三人長適黄提刑七世孫烈次適鄭縣尉之子斌次未行既葬之六年韶拜而請曰先人澤加于鄉而名不

大昭于時如得先生銘則有以信後矣敢具列世出壽卒歲月洎凡行以累下執事乎觀寇發難時所在巨族怖死不暇槖重寳妻子扶携東西走以脫一旦之命而不顧宗祧棄骨肉者皆是也矧暇顧隣里乎閒有捐家貲集武健為防禦計又畏縮以為持重不過僥倖以徼賞而已豈誠乎排難以全鄉黨哉君也難發即竭其粟帛以討賊為已任又能竆股肱以登雋功及乎計功行賞而官之則固辭焉不得已拜命而卒去之其義勇如

彼兩麃讓又如此可無銘乎銘曰

所貴大家爲鄉之望亦惟患難作之保障元之末造横陽雲擾曰維郭君克盡厥道兵之末集散財以募兵之既集發粟以餔荷其芟斮列子戎行與其主將右顓左顓主將因之以靖鄉邦鄉邦嘉靖君與有功功則茂矣而君不有錫命連連三讓斯受禮受義退邱壑寄傲企彼魯連千載同調天胡不畀壽考百歳百歳之年及半而逝人亦有言壽在名延身壽不百名壽踰千人懐君

德我高其誼勒銘墓隧畀世昭著

兩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往歲聖上軫念江南之民無田者衆而淮甸多閑田詔所在民之無田者例遣赴鳳陽而人授之田德至渥也維時糧長克欽承旨意者無幾其於所遣之人不侵年之亦已鮮矣況能軫恤之乎不困苦之亦已幸矣況能哀憐之乎平陽糧長曰王君子壽其所統鄉民之當遣者百餘人君發廩食其居者而行者非屨糗糧皆任之

又念數十百人當五六月羣行二三千里縱無疾疫亦當病暍於是延醫士馮彥文具善藥與俱而親送之徃比抵鳳陽凡次舍什器具爲區處使不失所然後回當是時凡在行者目其鄉人之得于君如此莫不幸之而又自傷其不幸獨不得齒於君之鄉而君之鄉人於別君也咸戀戀有可憐之色視其去家別其妻子時殆猶有甚焉者嗚呼斯世固有斯人耶而君以憂勞致病回次南京奄至于大故君鄉人聞訃在鳳陽者則南望而

泣曰天胡不壽考王公使之庇覆我等也在閭里者則北望而泣曰天胡不壽考王公使之庇覆我等也柩至自南京其族與其里之耄倪群然相扶攜迎哭擗心一口曰善人遽舍我而逝忍乎我等自今將復何賴乎及至葬又群然至壙擗心一口曰善人其藏于此乎我等自今豈復見若人乎再拜哭失聲而去而到于今言及君未嘗不嗚浥也夫使人感之而不能忘臨其穴而痛心望其閭而悲慨此古仁人之事而今于君見焉則君

豈非仁人乎蓋君之於族人也聰明材俊者必資之使學無以為生者必名而與之子本使為商賈才不逮者又擇才者扶持之婚娶失時者必詢其嘗用財物而為具之其于鄉人也遇先父母忌日必出其遺錢穀周貧乏者每歲夏秋之交必家貸以粟其息比他家嘗減五之二凶年則不取息或久逋不能償者則已之病者則挾醫師療救之而為輸醫藥之費其于途人也築室將軍市之北大道之旁命項善惠居守而歲衣食之以田

六䘏月給以錢使具茗飲草屨火炬濟往來者嗟乎寔
德之及于人如此則君之歿詎王氏之不幸宗族鄉黨
不幸矣烏能不悲慨而痛心乎君諱元佑子壽其字也
隱居龜嶼鳳岡之間故自號兩山而人亦呼為兩山處
士而不字兄弟四人其次弟四子所為誌墓曰子仁曰
子昌其兄也其鄉其世其出皆見兄誌其生以元泰定
丁夘十二月五日其卒則今洪武乙夘八月十一日而
以其年某月某日葬親仁鄉西陽坡之原其所娶林氏

有婦德其男女各二人男曰旦曰旭女適黄黙陳戒其孫男一曰覯昔君母項感危疾醫無所措手君默禱北辰求代以身母不藥而愈夫君之外行卓卓過人遠甚則其脩於家庭而通于神明者尚何待言銘曰

嗟今之人兮梏於利誘孰克濟衆兮以其所有骨肉阽危兮莫援以手矧鄉與黨兮遑暇左右戚疏平施兮君何仁厚視人之傷兮若已在疚恩斯勤斯兮寔肩寔負乃如之人兮而不壽耇彼蒼高高兮我將焉扣壽雖不

多兮積則孔阜飲其福澤兮尚在爾後

危齋先生王希言甫墓誌銘

危齋先生王君諱景行字希言其先由會稽徙括之青田宋熙寧中廸功郎某復徙城東居焉四傳為秉義郎彥顯從秉義至致政次夔三世皆起家進士科致政生日章日章生鄉貢進士英貢士生元龍游典史臨先生龍游府君之子也自幼穎悟強記八歲背誦春秋左氏傳終卷十歲或欲得魯靈光殿賦者先生即暗書示之

後覆以刻本不訛一字大為翰林待制周仁榮所奇龍游府君之卒于官也先生年十九郡守馬昂夫不忍其無以為喪率僚屬歸賻甚腆先生義不污死父終已謝不受即日扶護還括初母趙氏以延祐丙辰某月某日生先生於台寓舍甫三日而趙氏卒會龍游府君調鄞僦屋殯之而行及先生走台反葬已二十稔盡歸主人僦直人謂王氏有子矣服闋娶永嘉之趙宋吏部尚書立夫之曾孫而諱嗣祖之女嗣祖識先生於髫齓許妻

之其後趙族以先生寠勸絶婚而嗣祖迄以女来歸先
生家寠甚其歸而安則先生身教也稍出應閭師之聘
奠束脩以養繼母畜弟妹饘粥初不給而群從諸孤皆
衣食之雖其先人嘗凌轢已者遇之恩意如一時節享
祀必潔且豐人不知其貧也親戚故舊緩急必竭力以
助之而其于學勤苦愈益甚窮探力索晝夜不遑統宗
會元凡天人性命之本禮樂刑政之原古今理亂得失
之故莫不洞該而淹貫洙泗濂洛關閩之微言則以為

指南潛體黙察必欲見諸寔踐隱然名動州里從學者日衆始開門而講授焉環堵之室四壁蕭然無幾微不足衣冠以居寒暑不懈與學者言必以孝友忠信為主本力詆異端之非親炙之者多所感發先生足不踐縣者之門而戍將郡守以下仁且賢者無不折節下交先生侃侃自持言不及其私至於民事疾苦與政令得失輙慷慨指陳毅然之色弗以權貴少沮嘗赴江浙鄉闈試兩場矣第三場主試官失待士之禮先生投筆出竟

絶江東歸郡長吏髙其風聘為訓導庶諸生有所矜式
教授鄭汝厚行不順軌則先生戟手數之曰居人師之
地而為穿窬之行其如名教何汝厚聳乗百鍾為壽先
生斥去之曰而以此自漫乃復亦欲漫我耶未幾繼母
没鮮職服喪哀慕摧毁君子稱焉以力不克舉也龍游
府君之在淺土也與人言輙流涕被面感動石抹宜孫
石抹宜孫故括萬夫長也時以樞密判官鎮括知先生
前為訓導月廪不盡給立命給之頼以襄事諸来致助

者一無所取中書參政巴延布哈內臺治書李國鳳經畧江南行至括聞先生之賢便宜署建德路儒學教授不就去隱龍泉山中元帥胡深擁兵里居以賔師之禮禮之石抹宜孫亦遣二子往師焉今上即皇帝位詔郡縣建學立師知府傅汝楫奉書幣委重甚篤先生辭不聽復出訓導惘學子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隨其運量左右翕張使趍於進修之實而身率先之一時弟子貟彬彬乎其可覩及移疾去俊秀之士伥伥失所

依懷留不從端居寡出涵養益深人莫得窺其際矣洪武辛酉夏四月丁巳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六子三人長應期次應朝後從伯父次應明早亡孫男一曰進女二皆幼致政之墳毀于盜先生圖改葬而疾革矣應期乃卜麗水縣孝行鄉義合里朱罔山以其年十一月己酉遷葬致政奉先生之柩祔焉而以銘來屬惟括浙東名郡前代以文學優贍號名進士者既多入國朝勃然赫然以貴且顯者不少有足觀瞻者矣而一邦之望顧

屬之先生於此有以見其人焉則士生斯世也抑亦可自反已而往往馳騖於聲利之末非惑歟吾不能不慨焉自辱交先生今兩闕每相與周旋上下未嘗不歎其剛介誠篤守經循道不矯不亢真足振起於鄙涼哉而今亡矣噫後生將何所仰乎是以不辭而為之銘曰

哲人云遠學失其傳有謨有訓在簡在編孰不討論視猶跡筌涉獵為博粉澤為妍剽掇為工簡易為便陰尚秦儀陽崇參淵希世射利踵接肩駢較量得喪尤人怨

天卓哉先生抑何獨賢口誦心惟待以歲年匪闗其藩寔窺其奧及修諸身終日乾乾養以剛大守以静專處困而亨細行必虔無愧無怍歸也以全有崔者石既白既堅勒文焯寔樹于新阡如見其人清風凛然

蘇平仲文集卷十四